

# 博習親師到知類通達

——呂凱教授的教研生涯

徐偉軒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呂凱先生，是政大中文系在臺培養的第一代學人，經歷政治大學中文系學士、碩士、博士，專長在經學、易學、戲曲等，尤其在《易》學研究與教育方面貢獻良多。政大中文系圖資料庫之高明學術傳承部分，即言呂凱先生是「臺灣易學教育的重要推手，可以視為大陸學者來臺的第一代易學導師。」

呂凱先生於民國五十八年取得碩士學位之後，即開始在母校任教，至民國九十一年退休，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研究所所長，服務政大凡三十餘年。然而因先生不再兼任授課已經十年，近年鮮有後學能親蒙先生之教誨，並了解先生之學術成就者。本次介紹呂凱先生之專文，除蒐羅、閱讀先生之著作與經歷資料外，亦曾拜謁先生進行訪談。能親炙先生之儒雅風範，實吾人之幸。本文擬將敘述分為：求學與經歷、學術成就、教學與傳承等數個面向介紹呂凱先生，期能呈現先生之學人面貌，力有未逮之處，尚祈見諒。

## 一 求學與經歷

呂凱先生，民國二十五年出生於河南輝縣，民國三十八年，十來歲的呂先生，隨著軍人父親移居臺灣，並跟著父親的駐防地搬過數次家，曾經在屏東、高雄等地眷村住過，最後於彰化員林落腳，這也是當時許多跟隨國民政府來臺的百姓的共同記憶。呂凱先生高中畢業後，即考取政大中文系，是政大中文系在臺最初幾屆的學生。大學畢業後，復考入政大中文研究所，並蒙盧元駿先生指導，以《湯顯祖《南柯記》考述》一文獲得碩士學位，之後政大中文博士班成立，先生又受高明、熊公哲兩先生共同指導，以《鄭玄之讖緯學》一文獲得國家文學博士學位。

先生治學多方，於經學、思想、文學、戲曲等，俱能涵詠深沉、發明要旨，並作育英才無數。先生在政大任教數十年，亦曾至韓國成均館大學客座兩次，退休之後，又受聘擔任玄奘大學宗教學系講座教授，數十年來共計指導碩士論文三十篇，博士二十二篇。現在，已逾杖朝之年的呂先生，與師母

——同是政大中文系退休教授的劉紀華老師——在政大附近的寓所，過著樸實而又美好的日子。

呂凱先生是政大在臺復校後培育的第一代學者。當時的政大中文系，主要由高明、熊公哲、王夢鷗、張立齋、盧元駿等碩儒耆宿主持系務並講授課程。呂凱先生於碩士班期間，因著對明清戲曲的興趣，即拜當時的詞曲學大家盧元駿先生為指導教授，並以《湯顯祖《南柯記》考述》一文取得碩士學位，取得學位後，即留在系上擔任講師。此時政大中文博士班才剛要成立，呂凱先生特別說明，剛任講師的頭兩年，政大中文成立博士班，本欲馬上報名考試，然而因故遲至第二屆才報名並考取。進入博士班後，本欲延續碩士班的基礎，繼續在戲曲上鑽研，然而當時的中文研究所所長高明先生，有意識的安排博士生以經學為題撰寫論文，因此呂凱先生即以《鄭玄之讖緯學》為題，對於鄭玄與東漢之經緯學，進行深入的閱讀、研究與考證，最後獲得國家文學博士學位。其實當時前後數年間畢業的博士，如李威熊先生之《馬融之經學》、李振興先生之《王肅之經學》等等，俱是高明先生有意識的安排博士生研究方向的成果。若以現代的眼光來看，高明先生或許多少限制了學生的學術自由，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若非高明先生如此安排，對於馬融、鄭玄、王肅等一系列在經學史上的重要人物與學說，也不會在當時產生如此大量的研究成果，對於後進學者來說，都是重要的學術寶藏。呂凱先生即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對於鄭玄學說與《易》學、讖緯之學等，掌握了深刻的知識與理解，成為了「臺灣光復後第二代易學人物」，並在



呂凱教授

往後的數十年，對於臺灣《易》學教育的推廣，有著先驅性的重要貢獻。呂凱先生之《易》學成就，下文有詳細敘述，此惟引述賴貴三先生之評價，其言：

（呂凱先生）以其博涉多優、兼治群書的研究取向，《易》學研究雖只為其治學成果的其中一環，但能出能入、不拘泥偏執的視野，匯通各學科的精神，於闡發廣大悉備的《易》學，能見他人所未見。而其主要成果為對《易緯》的探究，即運用《易緯》闡釋《易》理思想。（《臺灣易學人物志》（臺北：國家教育研究院，2013），頁7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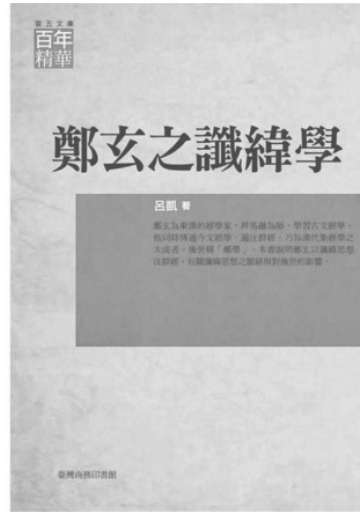
呂凱先生治學博瞻，不只在《易》學上有著相當深刻的研究成果，另外在中國思想與戲曲文學研究上也蔚然成家，其著作除博士論文《鄭玄之讖緯學》與碩士論文《湯顯祖《南柯記》考述》之外，尚有：《神仙道家：淮南子》（臺北：時報，1981）、《魏晉玄學析評》（臺北：世紀，1980）、

《明代傳奇尚律崇辭二派比較研究》（國科會，1974）、《管子研究》（臺北：中華學苑，1976）、《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研究》（國科會，1995）、《歷代曲選注》（主編，臺北：里仁，1994）等。另外還有論文數十篇，節錄數篇如下：〈《繫辭》上下傳釋卦爻考〉（《慶祝歐陽澤民先生七秩華誕人文社會學科論文集》，1988）、〈從《周易略例》與《老子指略》看王弼的思想〉（《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1）、〈朱熹和性理學〉（《中華學苑》第35期，1987）、〈孔子的「性」與「情」論〉（《中華學苑》第55期，2001）、〈牟子的崇佛思想〉（《玄奘人文學報》第4期，2005）等。先生研究面向相當廣博，各種領域皆曾觸及，並皆有相當深入的見地，以下即介紹呂凱先生的學術成就。

## 二 學術成就

呂凱先生之治學成果與著作，已大致見於上文，此則特別介紹呂凱先生在讖緯、《易》學與戲曲上的重要研究內容，以呈現先生在學術上勤耕之收穫。

呂凱先生治讖緯學之成果，主要見於其博士論文《鄭玄之讖緯學》。先生認為，前人多怪鄭玄以讖緯注經之失當，卻未能理解讖緯之學在東漢作為一種主要學術環境，「時尚若此，不精於是，不足以稱通儒。」因此豈可認為鄭玄「以緯亂經」，而獨怪鄭玄？先生透過細密的閱讀，以相當客觀精審的眼光，考察東漢之經學環境，與鄭玄以讖緯注經之法。先生言：「經書漢人所傳也，



《鄭玄之讖緯學》

讖緯思想，漢人之思想也。鄭玄東漢經學家之巨擘也，以精讖緯而注群經；若知鄭玄之讖緯學，則可以明漢人之思想；明漢人之思想，乃研經之門也。」

先生在《鄭玄之讖緯學》書中，主要分數個部分論述，第一部分申論讖緯之源流與內容，詳述從鄒衍思想所發展出的讖緯；第二部分申論鄭玄對讖緯之貢獻，並強調其時代背景，與鄭玄之注經態度，進而詳細考辨鄭玄之引經說緯、引緯注經等作法及其影響；最後一部份則詳細蒐集了鄭注緯書，包含《易緯》、《書緯》與《尚書》《中候》，細釋其文，並究其版本，資料詳實，考證精審，是先生功力所在。

從《鄭玄之讖緯學》一書的內容，大致可以看出呂凱先生不僅在詳細考辨鄭注緯書的資料上有著精深的功夫，同時對東漢經學環境之時代背景，也有宏觀的視野；最後方能客觀地考究鄭玄注經的內容與其價值。而先生又言：「若《易》，本為占卜之書也，

與讖緯最為接近。」因此先生之研究，特別在《易緯》上下過大工夫，其考輯與申論《易緯》之篇幅，幾占全書之半。先生考據之功夫與精到的學術眼光，至今仍嘉惠後學者良多。先生能成為近代臺灣《易》學史上重要的前輩學人與《易》學教育的推手，良有以也。

除了讖緯與《易》學上的研究成果，先生對於戲曲之學亦深耕不輟。呂凱先生的戲曲研究主要集中在南戲與湯顯祖，其研究成果中較重要者，除碩士論文《湯顯祖《南柯記》考述》之外，尚有民國六十三年執行的計畫成果《明代傳奇尚律崇辭二派比較研究》，以及從戲曲深入研究當代社會與思想之《湯顯祖《邯鄲記》的道化思想和明代中葉以後之社會》論文等，此可以見呂凱先生作為近代戲曲研究先驅所取得的開創性成果。

首先，先生的碩士論文《湯顯祖《南柯記》考述》，是近代相當早期的針對明代戲曲大師湯顯祖及其作品所進行研究並撰寫的學位論文。先生在這篇論文中，首先先扼要地介紹南戲與明傳奇之發展，並認為南戲乃明傳奇之先聲，而南戲之中，又以湯顯祖最為重要，是以先生又深入敘述了湯顯祖之家世、時代、個性、文學成就。之後才進入論文主題《南柯記》，先生詳細考辨了劇作之源流、成劇之背景、劇中之人物等。最後則考察其作劇之技巧，並分為結構、聯套、音律與詞藻論述之，末了又詳細整理了《南柯記》諸版本的差異，最後能給予湯顯祖《南柯記》在戲曲史上的公允評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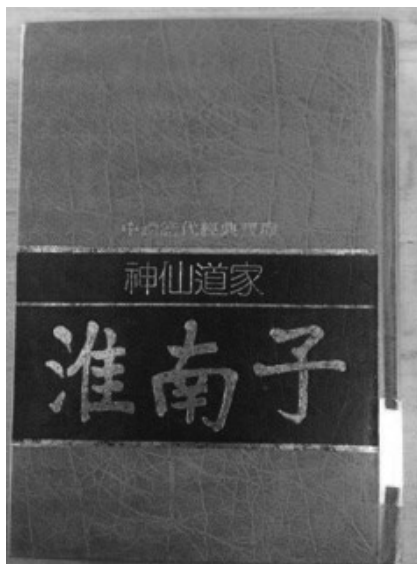
有了南戲的基礎，呂凱先生又繼續探討明代傳奇，其〈明代傳奇尚律崇辭二派比較



《湯顯祖南柯記考述》

研究》一文即為重要成果。先生針對明代傳奇尚律與崇辭二派作家作品進行比較研究，其中先詳細歸納二派之作家作品並鉅細靡遺地羅列，之後又對二派之寫作結構、宮調、套數、用韻、詞藻等等，深入的分析比較，最後客觀的給予二派成就之評價以及其後調和之發展。先生治戲曲，幾如治經學，無論是針對某一作品或是文學派別的研究上，呂凱先生都能夠在各方面照應周全，論述詳細、考證精審，除了展現先生治學功底之外，其論文之結構、研究之模式亦可以說對後之學者做了相當好的示範。

從上列簡單介紹先生的學術成果，即可知先生研究時，首先必然鉅細靡遺的蒐集大量資料、文本，並將之極為審慎的歸納，同時並宏觀的考察其社會與思想、文學之背景，爾後才分點討論其各種內涵與意義。先生的研究都是紮實地基於大量原始文本的閱



《神仙道家：淮南子》

讀、整理之後方細繹而出，其論文面貌，就現在多元的理論與脈絡交織之下而產生的論文形式而言，或許較為樸實，但其論述效力卻依然是難以撼動的。需特別說明的是，此處僅簡單介紹先生數篇文章，其實先生一生著作豐富，本文不能遍及。除了學術論文之外，還有針對青少年而寫的大眾性的哲學讀物：《神仙道家：淮南子》等，先生願意將博大精深的《淮南子》全書，仔仔細細的譯寫成大眾性的讀物，可知先生在為學的態度上，絕非皓首窮經、遠離社會者。先生在寫作研究論文或是大眾性的讀物時，都秉持著一樣的學術態度，看先生樸實但一絲不苟的文字，便知道這個態度，即是一個「誠」字。先生治學以誠，博學多才，得到許多學者與學生的敬仰，而先生也勤於教學，任教系上數十年，指導之學生，亦能克紹箕裘、承傳學風，以下即介紹先生在教育上的經歷。

### 三 教學與傳承

先生以其學問精深，在政大中文系頗受前輩學者的器重，年紀甚輕便開始講授大學部課程，任教政大時期，講授的專門課程主要有《易經》、《中國學術流變史》、《曲選與習作》等等，當中尤其以《易經》講授時間最長，蒙先生告知，在先生之前，政大中文系講授《易經》者是傅立樸老師，傅老師之後，先生即接掌《易經》課程，一教三十餘年。先生退休之後，才由其最後一位指導的博士陳伯适（睿宏）先生接下，可知先生推動《易經》教育之功。

先生教學，一如其研究，課程紮實豐富，亦能深入淺出、誨人不倦；啟憤發悱、循循善誘。先生在年輩漸長之後，即開始在研究所開課，並接任研究所所長，爾後至今，曾指導過數十位碩博士。以下分別節錄先生在各領域指導之碩博士畢業論文，以觀先生之學術傳承。

《易》學與經學領域如：劉瀚平：《宋象數易學研究》（博士，1987）、孫劍秋：《清代吳派經學研究》（博士，1991）、殷善培：《讖緯思想研究》（博士，1995）、陳伯适：《惠棟易學研究》（博士，2005）、張耀龍：《杭辛齋易學研究》（碩士，2003）等。

思想領域如：徐漢昌：《管子思想之綜合研究》（博士，1987）、蕭麗芬：《成玄英《莊子疏》思想研究》（碩士，2001）等。

戲曲領域如：尹壽榮：《元散曲所反映之文人思想》（博士，1985）、高美華：《明代時事新劇》（博士，1990）、盧乃



《歷代曲選注》

愛：《關漢卿雜劇中之婦女研究》（碩士，1989）等。

文學領域如：沈宇英：《六朝隱逸詩研究》（博士，1992）、陳慧玲：《由世說新語探討——魏晉清談與賸雋語之關係》（碩士，1986）等。

從呂凱先生所指導過的這些碩博士生與其論文，可知先生不懈於傳道授業，並得到許多弟子的努力追隨。呂凱先生所指導的學生多半畢業於政大中文所，亦有臺大中文、東吳中文、中山中文、高師國文、玄奘宗教等系所畢業之學生，可謂桃李廣布、學脈悠長。

#### 四 德術兼備，學人典型

從上文所見呂凱先生既博而精的治學成果，以及先生的教育成就，在在令人景仰。此處需特別指出者是，早期來臺學人在臺培

養的第一代學人中，卓然有成，並能承先啟後、在學術界影響深遠者，政大中文除羅宗濤、簡宗梧、李威熊等先生外，呂凱先生亦為當中要角。這些前輩學者在臺灣中文學術的發展史上，有著相當重要的貢獻，除了學術成果達到能夠影響學人的方向之外，其德望在引領學圈與實踐教育各方面，俱使得下一輩的學人，無不蒙受其影響與教誨。惟呂凱先生在這些學問成就與功業之外，更令人無限嚮往的，是先生的問學態度與人格典型。觀先生的成就，再親見其為人，不得不令人想起王夢鷗先生。我們都曉得王夢鷗先生在文學研究上的傑出成果，引領了一整代學人，然而除此之外，王夢鷗先生的《禮》學研究亦卓然成家，在《禮記》上的研究，尤能發明要旨，見前人所未見。王夢鷗先生學貫古今、博通中西，至今依然是政大中文系學人孺慕、學習的對象。筆者這輩後學已無緣親炙夢鷗先生的教誨，只能從諸前輩學人的話語中，想像夢鷗先生，在他們的記憶中，夢鷗先生一直是儒雅長者。對於來問學的學生，先生總是鼓勵多於責備，在學生們的心中，「溫柔敦厚」四字，惟夢鷗先生能當之。而夢鷗先生仙逝多年之後，在呂凱先生身上，我們看見了夢鷗先生的影子，以及夢鷗先生與其他早期學者共同建構的時代圖景。

呂凱先生與師母劉紀華老師兩位，便依然保有那個時代的風采與溫暖。記得首次拜訪呂凱先生時，老師們出門相迎，和藹可親地讓著學生們進去；談話時，優雅的劉老師不斷沏上熱茶，請著小點，相比之下，學生們的拘謹客氣，雖然是禮數，總覺得有點辜

負了先生們溫柔的情意。在先生家數坪的客廳裡坐著，卻似乎感受到了一系如家的老政大中文的緊密氛圍。其實先生即不無感嘆地說：「直到我十五年前退休之前，在這裡的數十個年頭，系上的成員無論老師或學生，關係總是非常親近，現在似乎不像以前了。」先生雖是八秩高齡，精神依然相當好，談了三個小時不顯疲態，唯獨說到這裡時，隱約流露了一些遺憾。先生至今仍能細數當年曾經親炙教誨的諸位前輩學者，例如：因為戲曲長才而使人忽略他《左傳》教的極好的盧元駿先生、能夠信筆揮毫數十種字體的張立齋先生、在經學與小學上都有極高造詣的一代宗師高明先生，以及博學而又深入的王夢鷗先生等等早期學者的風采。在政大中文系從學習到任教的歲月裡，呂凱先生看到了學人的典型與治學的模樣，同時師生與同儕之間親近的關係，使得呂凱先生能夠相當快樂地進行廣博而深刻的學習研究，最後能夠卓然成家。理解到這裡，才發現先生一生問學執教的歷程，似乎正是古老的《禮記·學記》揭示的理想學習階段的圖式：從博習親師到知類通達，臻至大成。

呂凱先生一生所學廣博，從不自我設限，對於學術研究專業化的時代來說，先生的博學是難以想像的，但在先生的身上，卻又是容易親近的。這使人不由得重新想起為學的單純與快樂，卻又不禁令人思考，現今這個重視生產、追趕流行的研究環境，其實阻礙了對學問更深沉的涵詠，以及更富人文精神的心靈發展。現今的環境，已經很難再回到過往單純而美好的弦歌一堂，其樂也融融的傳統。我們常常提到所謂「老輩學者」

的風範，早已成為一種既定的印象，同時也表示它似乎已經不存在於新一代之中了。這或許是大環境與制度的問題，科學與商業思維領軍的現代學術環境，總是讓學人們不斷地追求效率與產能，對呂凱先生來說，這都是相當短視的作為。現今大學課程的設計，總是先考慮它「有用」與否，然而誰能保證現在說某某東西無用，它就永遠不起作用嗎？呂凱先生講得很保守，只說：「當你要用到的時候，它的價值就是不可估量的。」然而此話的背後，是對於短視「有用」的深刻告誡，以及對於人文精神缺失現象的憂心。

最後，呂凱先生作為上個世紀學術時代的參與者，熟稔政大系史與學術傳承，是相當重要的寶藏。政大中文系車行健教授近來針對政大經學傳承史做了首次的全面性考察，同時亦不斷求教於呂凱先生，而獲得相當多現今未能見諸紀錄的歷史材料，所謂考獻老成，承傳薪火，其在茲乎！呂凱先生亦勉勵車教授與學生們，作為政大中文的一份子，當有義務去維護並存續政大中文的精神與典範。

呂凱先生，恰好就是這個精神典範的展現，對於呂凱先生，我們現在認識他是《易》學的大師，是戲曲的才子，是博涉多優的學者。同時，我們更應該認識的是先生的治學精神與人格典範，是為學者應該知所依歸的價值。